

《三国史记·地理志》新罗地名音韵研究^{*}

— 以声母为中心

李惠江^{**}

<目 录>

1. 绪论
2. 声母的送气不送气问题
3. 声母的清浊问题
4. 唇音分合问题
5. 舌音分合问题
6. 齿音分合问题
7. 喉牙音声转问题
8. 上古复辅音声母问题
9. 结论

1. 绪论

三国时期的韩汉音是现代韩汉音的主要来源之一，它是在汉语上古音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没有充分了解汉字音的历时性，那么无论是三国时代的韩国汉字音（即韩汉音），还是其后的韩汉音，都不能得到准确的解释。

众所周知，对于古代韩语音韵的研究，《三国史记·地理志》是最早、最重要的文献材料，除了《地理志》以外，其他资料极为缺乏。《地理志》记载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大量的古地名，还有景德王（742-765）新改的汉式地名

^{*} 本论文以拙文（2017）中第三章的内容为基础修改而成。

^{**}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和王氏高丽时期的“今名”。地名是人们生活中的交际工具，具有很强的保守性。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它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古代语言的遗迹。

《地理志》中有不少以“一云”、“或云”、“一作”等词语引导、以双行小字标记的同地异名，这些同地异名虽然都是用汉字来标记的，但是它们都不是后来汉化的地名，而是同一时期被同一地区的人民使用的名称。其中，有的字（即音读、音假的字）读成三国时期的韩汉音，有的字（即训读、训假的字）读成该字在三国时期的训读音。我们通过这些同地异名中的汉字音的分析，既可以看到三国时期朝鲜半岛本地语固有词的语音特征，也可以看到当时韩汉音的语音特征。

与高句丽和百济的地名不同，统一以前的新罗地名没有记载在卷37里。但是，在卷34中的36个旧地名下面，以双行小字记录了它的同地异名，这些同地异名是新罗在统一朝鲜半岛以前使用的旧地名。卷34里出现的地名共为189种，其中有同地异名的占有地名的20%左右。这个比例没有高句丽的同地异名那么多，但是跟百济的同地异名相比，是大致相同的比例。

2. 声母的送气不送气问题

新罗的同地异名中，出现中古读送气音的汉字的句子如下¹⁾：

【1】多仁縣，本達已縣（或云多已），景德王改名，今因之。

【1】“達已”和“多已”相对应。“達”字中古汉语有两读，一读透母曷韵，一读定母曷韵，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that]、[dat]²⁾；上古属于月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thaad]、*[daad]。“多”，中古也有两读，一读端母歌韵，一读章母

www.kci.go.kr

1) 编号是按照《地理志》地名出现顺序的先后。

2) 本文中的中、上古汉语拟音主要采用潘悟云（2000）和郑张尚芳（2013）的体系。

支韵，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ta]、*[tɕie]；上古属于歌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taal]。

“逵”字第二读的中、上古声母都是[d-]，但是古代韩语的塞音中并没有清浊的对立，古韩语只有*[t-]这一个音位，并且一直流传到现代，所以“逵”的[d-]在韩语中也就是[t-]。这样的话，由于上古歌部和月部对转，所以“逵”和“多”两字语音相近。

现在我们看，汉语“逵”字声母送气，“多”字声母不送气，但是在新罗地名中两者可以混用。也就是说，新罗汉字音透母和端母相通，由此可以推断，新罗韩汉音没有送气声母，“逵”和“多”两字在新罗都读为*[t-]。另外，关于“多”字的上古汉语读音，郑张尚芳拟为[ʔ'aal]，潘悟云拟为[k-laal]，不过我们认为，至少从韩国汉字音来说，“多”字读成[taal]，其声母为[t]还是比较合适的。

遗憾的是，这样的例子较少，不能充分地证明新罗语音系里不分送气和不送气。

严翼相先生（2015：43-46）说：虽然汉语中读成送气音的“品、怖；吐、他、梯；敞、康、克、謙、乞、企、起、墟；柒”等字在新罗地名中被广泛使用，但是这一事实还不能证明当时新罗人把它们读成送气音。不仅如此，《三国史记》中出现的人名“訖解尼師今”和“雲帝夫人”，在《三国遗事》中分别被替换为“乞解尼叱今”和“雲梯夫人”，可见“訖解”对应“乞解”，“雲帝”对应“雲梯”。其中，“訖”字的中古汉语声母为不送气，“乞”字的中古汉语声母为送气音，新罗语或新罗汉字音母的送气特征如果是能够区别意义的，这种人名的替换是根本不能存在的。

除了双行小字的同地异名以外，《地理志》卷34中带送气音声母字的句子还有：

漆堤縣，本漆吐縣，景德王改名，今因之。（卷34）

上例中“漆吐”为古地名，“漆堤”为景德王新改的地名，两者语音上相对应。其中“吐”字和“堤”字相对应。“吐”，中古汉语透母模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

[thuo]；上古属于鱼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tha]。“堤”，中古汉语端母齐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tei]；上古属于支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tee]。可见“吐”和“隄”两字语音上相对应。“吐”字声母送气，“堤”字声母不送气，在新罗地名中两字可以混用，可见新罗汉字音不分送气和不送气，“吐”和“堤”两字的新罗汉字音声母均为*[t-]。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在新罗同地异名中，端母和透母可以相通，这表明送气与否不是新罗汉字音辅音音位的区别性特征。

3. 声母的清浊问题

所谓“声母的清浊问题”，是指古代韩语中有没有全浊声母的问题。在新罗的同地异名中，出现中古汉语全浊声母字的句子如下：

- 【1】多仁縣，本達己縣（或云多己），景德王改名，今因之。
- 【2】嘉猷縣，本近（一作巾）品縣，景德王改名，今山陽縣。
- 【4】高丘縣，本仇火縣（或云高近），景德王改名。
- 【16】火王郡，本比自火郡（一云比斯伐）。
- 【20】河濱縣，本多斯只縣（一云脊只），景德王改名。

【2】的“近品”和“巾品”相对应。“近”字中古汉语有两读，一读群母欣韵上声，一读群母欣韵去声，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gin]；上古属于文1部，读上声则拟音为*[gwnʔ]，读去声则拟音为*[guɛns]。“巾”，中古汉语见母真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kʷin³]；上古属于文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krwn]。可见“近”和“巾”两字语音相近。不过，“近”是全浊声母字，“巾”则是全清声母字，在新罗地名中两者可以混用，也就是说，新罗汉字音群母读如见母，由此可以推断，“近”

3) 郑张尚芳的拟音，重组三等在三等介音前再带上-y-。

和“巾”两字的新罗汉字音声母均为*[k-]。

【4】的“仇火”和“高近”对应。“仇”，中古汉语群母尤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giu]；上古属于幽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gu]。“高”，中古见母豪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kau]；上古属于宵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kaaw]。因为古韩语的韵母中没有双元音，所以“高”字流入朝鲜半岛时只能成为单元音，于是宵1部的*[-aaw]变为*[-u]⁴)。这样，“仇”和“高”两字语音相近，而“仇”是全浊声母字，“高”则是全清声母字，在新罗地名中两者混用，也就是说，新罗汉字音群母读如见母，“仇”和“高”两字的新罗汉字音声母均为*[k-]。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剩下的“火”和“近”怎么对应？“火”，中古晓母戈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h^wa]；上古属于歌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qh^waalʔ]。但是，《地理志》中的“火”字经常使用为训读字。“火”字的训读为“崑[pwɪ]”，义为“宽广的原野”。“近”的韩汉音读为“己[kun]”。在百济王的名称当中经常出现与先代君王的名称相同的情况，比如说第四代盖婁王与第二十一代近盖婁王、第五代肖古王与第十三代近肖古王、第六代仇首王与第十四代近仇首王等。为了把后代君主的名称与先王的名称区别开来，在后代君主的名称前面叠加了“近”字。在韩语中，义为“大”的词是“크다[khuta]”，“큰[khun]”就是“크다[khuta]”的修饰格形态，“큰[khun]”跟“近[kun]”的音值非常接近。如果我们赞同“高近”的“近”字表示“大”的意义，那么“仇火”的“火”和“高近”的“近”就是通过训读而在语义上相对应。

【16】的“比自火”和“比斯伐”对应。其中“自”，中古汉语從母脂韵去声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dzi]；上古属于质1部。杨剑桥（1983）先生认为，“自”、“四”、“鼻”的原始形式均为*[brit]⁵)。如果考虑到去声字上古收[-s]尾，那么“自”应该构拟为*[bris]。“斯”，中古汉语心母支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sie]；上古属于支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sle]。*[sle]与*[bris]比较接近。可见【16】

4) 李基文（2004[1998]：89）指出，古韩语中没有双元音韵母。所以，接受汉语的非单元音韵母的时候，只能把它的读音简化为单元音。

5) 参杨剑桥先生《上古汉语的声调》，载《语言论丛》第二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又见《枫窗语文萃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的“自”和“斯”两字语音上相对应。“自”浊音声母字，“斯”则清擦音声母字。不过，在新罗地名中两者可以混用。也就是说，新罗汉字音從母和心母可以互相对应，对当时的新罗人来说，“自”与“斯”的字音非常相近，由此可以推断，【16】的“自”和“斯”两字的新罗汉字音声母拟音均为*[s-]。

【16】的“火”又和“伐”相对应，其中“伐”中古奉母月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bwjet]；上古属于月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bad]。“火”和“伐”两者不能看作语音上相对应。正如我们上面一例所作的说明，“火”字的训读音为“불[pul]”，而“伐”字的韩汉音是[pul]，这样两字才在语音上相对应。宋兆祥（2011：78）也曾提出相似的看法，他说汉字“伐”是“火”的音译。这就是说，“伐[pul]”是古韩语“불[pul]”的音译，原义为“宽广的原野”⁶⁾。既然如此，那么新罗汉字音中“火불[pul]”字的声母[p-]与“伐”字的上古汉语声母[b-]相通，说明新罗人当时並母读如幫母。

【20】的“多斯只”、“沓只”语音上相对应。严翼相先生（2015：102）指出，三音节词对应双音节词的时候，三音节词的第二音节字有时对应双音节词的第一音节的韵尾，有时对应双音节词的第二音节的声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多斯只”的“斯”对应“沓”的韵尾。

“斯”，中古汉语心母支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sie]；上古属于支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sle]。“沓”，中古定母合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dəp]；上古属于缉3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duub]。“斯”字声母为*[sl-]，“沓”字韵尾拟为[-p]，两者相差较大。不过，当时的新罗汉字音系统中只存在[-l]韵尾，没有其他辅音韵尾，所以这里的“斯”字是取其[l-]，而表示“沓”字的辅音韵尾[-l]（<[-b]）。

“多”，中古端母歌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ta]；上古属于歌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taal]。如果排除了韵尾，“多”和“沓”语音相近。但是“沓”是全浊声母字，“多”则是全清声母字，它们在新罗地名中可以混用，说明新罗汉字音

6) 在韩国史书中，“[bur]”的音假字有“发、夫馀、夫里、伐、不、弗、沸”，训读音有“平、坪、评”，训假字有“火、列”等。为了强调“宽大”义，在前面叠加了相同意义的字“舍[s]”，就成为“舍+불[s+bur]”。如果把前面的[s]音发得很清楚，便成为“徐伐”(서벌[səpəl])、“所夫里”(소부리[sopuri])，如果前面的[s]音发得不清楚，则成为“火”(불[pul])、“夫里”(부리[puri])。

定母读如端母，由此可以推断，“沓”和“多”两字的新罗汉字音声母均为*[t-]。

我们在第一节里已经说过，【1】“達己”的“達”和“多己”的“多”相对应。其中，“達”字中古汉语有两读，一读透母曷韵，一读定母曷韵，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that]、[dat]；上古属于月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thaad]、*[daad]。如前所云，“多”则是全清声母字，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taal]。如果“達”字采用定母一读，则“達己”、“多己”也可以说明没有全浊声母。

从【1】、【2】、【4】、【16】、【20】五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新罗汉字音声母体系中并没有全浊声母。

4. 唇音分合问题

新罗的同地异名中，出现中古汉语轻唇音声母字的句子如下：

- 【7】單密縣，本武冬彌知（一云曷冬彌知），景德王改名。
- 【9】禦侮縣，本今勿縣（一云陰達），景德王改名，今因之。
- 【16】火王郡，本比自火郡（一云比斯伐）。
- 【24】臨關郡，本毛火（一作蚊伐）郡。

【7】的“武冬彌知”和“曷冬彌知”相对应。“武”，中古微母虞韵上声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mju]；上古属于鱼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mbaʔ]。“曷”，中古汉语匣母曷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ɣat]，上古属于月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qaad]。这样，从现在已知的“武”和“曷”的上古音，完全看不出语音上的联系。

有学者提出，【7】“武冬彌知”中的“武冬”和“曷冬彌知”中的“曷冬”都义为“大村子”，“武冬”和“曷冬”都是训假关系的新罗语固有词。但是这一假设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很难令人相信。我们核对了《三国史记·地理志》的原文（包括木刻

版、铅印版)，认为所谓“曷冬彌知”的原文确定为“曷”字是比较勉强的，我们认为这个字原文更像“𩇛”字。如果确实是“𩇛”字，问题就容易解决了。“𩇛”，中古汉语有两读，一读奉母屋韵，一读滂母职韵，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biuk]、[phik]；第一读上古属觉2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buŋ]，第二读上古属职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phruŋ]。这样，“𩇛”*[buŋ]与“武”*[mbaʔ]就能联系上了。“武”和“𩇛”两字的声母相近，而且因为新罗汉字音没有全浊声母，在新罗两字的声母都读为[p-]，同时两字的韵尾分别为[ʔ]与[ŋ]，也很接近。

附带说一下【7】地名中的“彌知”。韩语学者金仑禹（2008）认为⁷⁾，表“龙”义的古韩语固有词为“*미르[milw]”，“*미르[milw]”在古韩语系统里经过了如下的音变：*미디[miti]>*미지[mitɕi]>미르[milw]、미리[mili]。那么“武冬彌知”和“𩇛冬彌知”中的“彌知”正是古韩语固有词“*미르[milw]”的音假字，它的意思是“龙”。我们同意金仑禹的看法，将“彌知”看作表“龙”义的古韩语词，把它当时的音拟为“*미지[mitɕi]”。

【9】的“今勿”和“陰達”相对应。“今”，中古见母侵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k^vim]；上古属于侵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krum]。“勿”，中古微母物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mjut]，上古属于物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mud]。“陰”，中古影母侵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ʔ^vim]；上古属于侵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qrum]。从语义上说，“陰”上古汉语有黑色义。古代韩语表黑义的形容词是“검다[kəmta]”，在“검다[kəmta]”中去掉词尾“다[ta]”⁸⁾，就只剩下词根“검[kəm]”；在“검[kəm]”的后面加上冠词形转成词尾⁹⁾“을[ul]”，就成为“검을[kəm-ul]”；按韩国语连续变音的规则¹⁰⁾，就读成“거믈

7) 金仑禹（檀國大學校东阳学研究院专业委员）的个人意见。

8) 这里的“다[ta]”是韩语动词的词尾。韩语动词活用时，一般省略这种词尾。所以，分析训读时不用考虑词尾“다[ta]”。

9) “冠词形转成词尾”是韩语中附加于谓词干后面的冠词形词尾。它除具有把谓词转换成冠词形，用来修饰后接的名词的功能之外，还有时态的意义。冠词形转成词尾有三种：“-은/-는/-ㄴ”表示现在时态，“-있던/-었던/-엇던”表示过去持续时态，“-ㄹ”表示将来时态。

10) 连音现象一般在一个单词的内部或单词与助词、词尾、后缀之间发生。韩国语的韵尾（除ㅇ、ㅁ外）在和后续的元音相连时，韵尾便移到后续音节上，与其拼成一个音节。如한국어[한구거]（韩国语）、높이[노기]（高）、검을[거믈]（黑）。

[kə-muɭ]”。“今”和“勿”的韩汉音拟音分别为[kum]和[muɭ]，连用这两个字就成为“검을[kəmɯɭ]”。这就与上面的“거믄[kə-muɭ]”语音上非常相似了。可见“今勿”是表示古韩语“검을[kəm-ɯɭ]”义的音假字。“陰”字的中世韩语义训为“ᄃᆞᆫ[kʌnʌl h]”，这与“검을[kəm-ɯɭ]”语音上非常相似。总而言之，“今勿”两字的新罗汉字音和“陰”的训读音语音上相对应，都表示“黑”的意思。

前面已证明，“達”字的新罗汉字音声母为*[t-]。在《地理志》的地名中有许多反映了当地的土著语言。张士东（2012：30）指出，作为地名，“達”字的意思是山，比如：松村活达（釜山县）、功木达县（熊闪山）、乌斯含达（兔山郡）、今达/息达/薪达（土山县）、菁达县/昔达（兰山县）、加支达县（菁山县）、买尸达县（蒜山县）、夫斯达县（松山县）、所勿达（僧山县）。所以，新罗人用“今勿”两字来标记“陰”义的本地语形容词，而“陰達”的“達”是表“山”义的土著语名词。由此我们可以说，“今勿駮”等于说“很黑的县”，“陰達”等于说“很黑的山”，所以两者可以互相对应。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9】的“勿”字在新罗韩汉音中不读为轻唇音声母。

【16】的“比自火”和“比斯伐”相对应。其中“伐”字中古汉语后期是轻唇音声母，前面我们已经证明“伐”是新罗语“ᄃᆞᆫ[pwɭ]”（义为“火”）的音译（见第三章）。由此可见，【16】的“伐”字在新罗韩汉音中不读为轻唇音声母。

【24】的“毛火”和“蚊伐”相对应。“毛”，中古汉语有两读，一读明母豪韵平声字，一读明母豪韵去声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mau]；上古属于宵1部，读平声拟音为*[maaw]，读去声则拟音为*[maaws]。“蚊”，中古微母文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mjun]；上古属于文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mun]。上面已经说过，“伐”是新罗语“ᄃᆞᆫ[pwɭ]”（义为“火”）的音译，这样“毛火”就是[maaw-pwɭ]，“蚊伐”就是[mun-pwɭ]，两词音近，“毛”和“蚊”语音上相对应。“毛”是重唇音声母字，“蚊”则是轻唇音声母字，但是在新罗地名中可以混用。也就是说，新罗汉字音明母和微母可以相通，它们在当时都成*[m-]。

从上述讨论来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新罗汉字音不分重唇音与轻唇音的对立。

5. 舌音分合问题

新罗的同地异名中，出现中古汉语舌音声母字的句子如下：

- 【1】多仁縣，本達己縣（或云多己），景德王改名，今因之。
- 【3】日谿縣，本熱兮縣（或云泥兮），景德王改名，今未詳。
- 【8】軍威縣，本奴同覓縣（一云如豆覓），景德王改名。
- 【14】密津縣，本推浦縣（一云竹山）。
- 【20】河濱縣，本多斯只縣（一云沓只），景德王改名。

【3】的“熱兮”和“泥兮”相对应。“熱”，中古汉语日母薛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ɲiɛt]；上古属于月2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ɲjed]。“泥”字，中古汉语泥母齐韵平声和去声两读，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nei]；上古属于脂1部，读平声拟音为*[niil]，读去声则拟音为*[niils]。可见“熱”和“泥”两字语音相近，在新罗地名中两者可以通用，也就是说，新罗汉字音日母和泥母可以相通，由此可以推断，“熱”和“泥”两字的新罗汉字音声母均为*[n-]。

【8】的“奴同覓”和“如豆覓”相对应。“奴”，中古汉语泥母模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no]；上古属于鱼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naa]。“如”，中古汉语日母鱼韵平声和去声两读，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ɲjo]；上古属于鱼部，读平声拟音为*[ɲja]，读去声则拟音为*[ɲjas]。可见“奴”和“如”两字语音上相对应，在新罗地名中两者可以混用，也就是说，新罗汉字音日母和泥母可以相通，由此可以推断，“奴”和“如”两字的新罗汉字音声母均为*[n-]。

从【3】、【8】我们可以看出，在新罗汉字音中中古汉语的日母归入泥母，它们的上古读音均为[n-]。这也符合于章炳麟的“古音娘日二纽归泥”之说。对于“熱”字的上古音，郑张尚芳和潘悟云的构拟都是*[ɲjed]，也就是说，日母是*[ɲ-]，但是我们认为，至少在韩国汉字音中日母还是读成[n-]的。¹¹⁾

【14】的“推浦”和“竹山”相对应。“推”，中古汉语透母灰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thuoi]；上古属于微2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thuul]（郑张尚芳的拟音）。“竹”，中古汉语知母屋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tjuk]；上古属于觉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tug]。中古汉语的知、彻、澄、娘母只出现于二、三等韵，跟只出现于一、四等韵的端、透、定、泥母正相互补，它们在上古音中又混用甚多，因此中古汉语的知、彻、澄、娘上古并于端、透、定、泥之中（杨剑桥，2012：135）。因此“竹”字的声母应属端母。同时，前面已经证明新罗汉字音不分透母和端母（见第二章），所以“推”字的新罗汉字音声母也应属端母。这样，“推”和“竹”两字语音相近，所以当时的新罗人混用。由此可以推断，“推”和“竹”两字的新罗汉字音声母均为*[t-]。

另外，【14】的“推浦”景德王改名为“密津”，“推”的训读为“밀[mil]”，“密”的音读为“밀[mil]”，二者完全一样。由此可见，当景德王改名时把“推”作为训读，就用“密”字来表示“推”的训读音“밀[mil]”的。

【14】的“推浦”、“密津”、“竹山”中的“浦”、“津”、“山”在地名中都表示“……的地方”的意思，所以这三个字的对应不是语音上的对应，而是语义上的对应。

综上所述，【1】的“蓬”和“多”两字的新罗汉字音声母均为*[t-]，而【20】的“沓”和“多”两字的新罗汉字音声母也为*[t-]。从【1】、【14】、【20】三组例子可以看出，新罗汉字音端母、透母、知母的读音为*[t-]，同时，从【3】、【8】两组例子可以看出，新罗汉字音日母和泥母的读音为*[n-]。换句话说，新罗汉字音不分舌头音和舌上音，新罗汉字音日母归入泥母，这也证明了新罗汉字音当中具有上古汉语声母系统的特征。

11) 【8】的“同”和“豆”也相对应。“同”，中古定母东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duŋ]；上古属于东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doon]。“豆”，中古定母侯韵去声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du]；上古属于侯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doos]。虽然“同”和“豆”两字韵尾不同，但是在“奴同寃”和“如豆寃”当中，由于韩国语的连续变音，韵尾[ŋ]和[s]已经不明显。而从汉语音韵学的角度来看，“同”和“豆”属于东部与侯部阴阳对转，也是很自然的音变。

6. 齿音分合问题

新罗的同地异名中，出现中古汉语齿音声母字的句子如下：

- 【6】安賢縣，本阿尸兮縣（一云阿乙兮），景德王改名。
- 【16】火王郡，本比自火郡（一云比斯伐）。
- 【17】玄驍縣，本推良火縣（一云三良火）。
- 【25】河曲（一作西）縣。
- 【30】阿尸良國（一云阿那加耶）。

【6】的“阿尸兮”和“阿乙兮”互相对应。“尸”，中古汉语书母脂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ei]；上古属于脂2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hli]。“乙”，中古影母质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ʔʰit]；上古属于质2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qrid]。“尸”和“乙”两字的上古音相近。在古韩语中，“尸”字经常用来标记收音“ㄹ[-l]”。在古韩语中，“尸”标记[-l]的具体例子如下：

(1)

民 是 愛 尸 知 古 如。(《安民歌》)

민 이 ㄷ 술 알 고 다.

min i tʌzʌ l al ko ta

百姓 主格助词 爱 宾格助词 知道 会[推测] 终结词尾

现代韩语译文：민이 사랑함을 알도다.

汉语译文：百姓会知道（君主）爱（民）。

(2)

行 乎 尸 道 尸。(《慕竹旨郎歌》)

너 올 길

niə o l ki l

行走 冠形词形转成词尾 路

现代韩语译文: 다니는 길

汉语译文: 行走的路

可见,“尸”字读音确实和“l”音很接近。与“尸”字一样,“乙”字也在古韩语中也经常用来标记收音“ㄹ[-l]”¹²⁾。在古韩语中,“乙”标记[-l]的具体例子如下:

(1)

薯 童 房 乙。(《薯童謠》)

서 동 방 을

sə tong pang ul

薯童房[人名] 宾格助词

现代韩语译文: 서동방을……

汉语译文: 把薯童房……

(2)

奪 叱 良 乙 如 為 理 古。(《处容歌》)

아 슬 랑 ㄹ 엇디 하 리 고

a sul rang l əs ti ha ri ko

夺 宾格助词 怎么 做 该[推断] 疑问词尾

现代韩语译文: 앓아가는 것을 어찌 하겠는가.

汉语译文: (人家已经)夺取了又怎么办?

12) 在汉语里也有类似的例子。俞敏《等韵溯源》中指出,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五把梵文的r译成“乙”。见杨剑桥先生《汉语音韵学讲义》(2002: 172)。

所以古代韩国人记录“ㄷ[-l]”音的时候混用“尸”与“乙”两字，它们只是文献上的不同写法而已。

如前文所述，【16】的“自”和“斯”两字的新罗汉字音声母均为*[s-]。（见第三章）

【17】的“推良火”和“三良火”互相对应。上面已经说过，“推”字的训读音为“밀[mil]”，该字的新罗汉字音声母拟音为*[t-]。（见第五章）“三”，中古心母谈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sam]；上古属于谈3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则为*[soom]。看起来“推”和“三”两字语音上没有对应关系。我们认为，与【14】的“推浦”相同，“推良火”的“推”是训读字。如前所云，“推浦”中的“推”训读为“밀[mil]”，景德王改名时就用“密”字来表示“推”的训读音“밀[mil]”。（见第五章）不过，“密”字还可以用来标记数词“三”的训读音，如《三国史记·地理志》卷37：“三峴縣（一云密波兮）”。不仅如此，上古日语“三”字训读为“み[mi]”。由此可见，“推”和“三”的训读和“密”的音读之间有语音上的对应。【17】的“推”和“三”均为训假字，两字的训读音语音上相对应，我们拟为*[mil]或*[mir]。

【25】的“河曲”和“河西”相对应。“曲”，中古汉语溪母烛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khjuok]；上古属于屋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khog]。“西”，中古汉语心母齐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sei]；上古属于微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swu1]。看来“曲”和“西”两字语音上没有对应关系。从语义上说，“河曲”义为“河流弯曲的地方”，“河西”义为“河流的西边”，那么可以说，“河曲”和“河西”只是语义上有关系，“曲”和“西”两字语音上没有任何关系。

【30】的“阿尸良國”和“阿那加耶”相对应。“伽倻”是个国名，它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流域，是由弁韩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联盟，由许多小的城邦组成。后来被新罗所吞并。“伽倻”在史料中有各种写法：加耶、加罗、驾罗、迦罗、驾洛等。但是，“加耶”这一词还可以表示“国家”的意思，这种“加耶”算是普通名词。【30】的“加耶”就属于后者，跟“阿尸良國”的“國”字语义上相对应。那么，余下的“阿尸良”和“阿那”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正如前面所说，古代韩语中“尸”字一般表示韩语的收音“ㄷ[-l]”。崔南熙（1999：209）说，“那”字在现代闽南方言中读[lo]或[la]，由此

可以说“那”字的新罗汉字音读为“라*[ra]”¹³⁾。我们大致赞同崔文的观点，“阿那”就读为“아라*[ara]”，而“阿尸良”则读为“알라*[al-la]”。这样，“阿那”和“阿尸良”的读音非常相近，可以看作语音上有对应关系。

虽然上面【6】、【17】、【25】、【30】四个例句的同地异名中都有齿音声母字，但是它们之间的对应大多不是语音上的对应，而是属于语义上的对应。因此，我们从中无法完全看出这些齿音字的当时读音，也不能确认新罗汉字音中有无齿音声母。不过，在以上分析过程中，我们还是可以知道新罗汉字音齿音*[s-]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齿音声母中心母的出现频率非常高（心母有7个字，从母有2个字，章母有3个字，书母有1个字，禅母有1个字），由此我们推断，新罗汉字音系统中*[s-]具有独立音位的地位。

7. 喉牙音声转问题

新罗的同地异名中，出现中古汉语喉牙音声母字的句子如下：

【13】金海小京，古金官國（一云伽落國，一云伽耶）。

【15】烏丘山縣，本烏也山縣（一云仇道，一云烏禮山）。

【26】杞溪縣，本芑兮縣（一云化雞）。

【33】江陽郡，本大良（一作耶）州郡。

【15】的“烏也”、“仇道”、“烏禮”相对应。首先看“烏”和“仇”。“烏”，中古汉语影母模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ʔuo]；上古属于鱼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qaa]。前已证明，“仇”字的新罗汉字音声母为*[k-]（见第三章）。那么，“烏”和“仇”相通就表示见母和影母的相通，我们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杨剑桥先生（2005：157）指出：“有的学者认为隋和初唐时的影母应该是零声母[ø]，但是现

13) 崔南熙(1999:23)认为，新罗汉字音主要有上古、中古和南方方言三个层次。

代平声分阴阳的方言中，影母字都读阴调，喻四字都读阳调，如果中古影母字是以元音开头的话，由于元音是浊的，现代方言影母字就应该读阳调，因此，我们还是替影母构拟了[ʔ]。”既然影母是[ʔ]，那么它跟见母都是塞韵，且发音部位相近，自然有可能相通。不但如此，见母和影母相通，在上古汉语中也有许多例子。比如“關”字上古有两读，一是“關門”的“關”读见母*[k-]，另一是“弯弓”义，读影母*[q-]。《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將注，豹則關矣。”晋杜预注：“注，傅矢；關，引弓。”唐陆德明《经典释文》：“關，烏環反，本又作彎，同。”*[q-]与*[k-]都是塞音，语音相近，所以可用同一个字形。又如“景”和“影”是一对古今字，“影”的古字作“景”，中古汉语“景”见母，“影”影母。正因为这样，所以潘悟云《喉音考》把上古汉语影母构拟为小舌音，这样与见母就更接近了。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新罗汉字音中见母与影母相通的现象，同时，这也是上古汉语见、影二母喉牙音声转的反映。

【15】的“也”、“道”、“禮”相对应。“也”，中古汉语以母麻韵上声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jja]；上古属于歌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lalʔ]。“禮”，中古汉语来母齐韵上声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lei]；上古属于脂2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riiʔ]。“道”，中古汉语定母豪韵上声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dau]；上古属于幽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luuʔ]¹⁴⁾。由此可以看出，“也”、“道”、“禮”尽管主元音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声母都读为*[l-]，也都有韵尾*[-ʔ]，所以它们语音上相通。这样，我们认为，“也”、“道”、“禮”的新罗汉字音声母应该都是*[l-]。

【13】的“伽落”和“伽耶”相对应。“落”，中古汉语来母铎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lak]；上古属于铎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gɾaaŋ]。“耶”，中古汉语以母麻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jia]；上古属于鱼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

14) “道”是定母字，其汉语上古音为什么构拟为[l-]？潘悟云（2000：272）指出：“中古的定母和透母在谐声关系上可以分两大类，一类与端、知母谐声，一类不与端、知母谐声，但是大量地与以母谐声。……这种谐声关系只能说明，这些定母字决不是[d-]，否则就不好解释它们为什么不与*[t-]谐声。这些定母与以母*[l-]的谐声关系最密切，所以有喻四归定说。实际上，不是以母来自[d-]，而是这些与以母谐声的定母字原来与以母一样也是[l-]。到后来，一二四等的[l-]变作了定母[d-]，三等的[l-]变作了以母[j-]。”

语就是*[la]。15)但是从古至今,韩语语音系统从来不分[r]和[l],因此,“落”和“耶”两字的新罗汉字音声母均为*[l-]。【33】的“大良”和“大耶”相对应。“良”,中古来母阳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ljen];上古属于阳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raŋ]。上文已证明,“耶”字的新罗汉字音声母拟音为*[l-],因此,“良”和“耶”两字的新罗汉字音声母均为*[l-]。从【13】、【15】、【33】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新罗汉字音中,中古汉语喻四字和来母字的声母应为[l-]。

【26】的“笔兮”和“化雞”相对应。其中,“兮”,中古汉语匣母齐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ɣei];上古属于支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geɯ]。“雞”,中古汉语见母齐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kei];上古属于支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kee]。李新魁(1963)曾经讨论过汉语中古舌根音“晓、匣”与“见、溪、群”谐声的现象,他利用谐声系统、形声字声旁的变换、汉字假借、古书通假、汉字又音、经籍注音、古籍声训等非常丰富的证据,提出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之说¹⁶⁾。由此看来,“兮”和“雞”两字的新罗汉字音声母均为*[k-]。中嶋弘美(2011:86)曾指出,“兮”字是在三国地名中非常常见的字,在新罗地名里它经常跟“谿”、“溪”等相通。下面是《三国史记·地理志》卷34中“兮”与“谿”、“溪”相通的例子:

八谿縣,本草八兮縣,景德王改名,今草谿縣。(卷34)。

日谿縣,本熱兮縣(或云泥兮),景德王改名,今未詳。(卷34)

上面例句中出现的“谿”字和“溪”字都表示“小溪”义,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兮”字也应该解释为“小溪”或与“小溪”相近的意思。中世韩语的“개[kae]”经常表示“溪”的意思,该字在有关江河湖海等的词语中普遍使用,如16世纪末文献中的“개천”(义为

15) 汉语上古音的来母为什么是[r],以母(喻四)为什么是[l]?杨剑桥先生(2005:159)指出:“亲属语言的同源词、汉语和其他语言的老借词中,来母大多与[r]对应,喻四反而与[l]对应,例如来母字:‘蓝’(靛青),藏文rams,泰文graam,壮语[rom]……又如喻四声母字:‘徐’,泰文hlwa(留下),壮语[lw],古汉越语[lwa](剩余)……有鉴于此,我们把来母和喻四的上古音分别定为[r]和[l]。”

16) 见李新魁《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载《学术研究》1963年第二期。

小溪)。我们认为，上古韩语借字标记中“雞”、“谿”、“溪”、“兮”与中世韩语的“개 [kae]”在语音、语义上都有密切关系。这样的话，【26】的“兮”应释是“小溪”义的“개 [kae]”，它的声母为*[k-]。

“芑”字中古汉语有两读，一读明母豪韵平声字，一读明母豪韵去声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mau]；上古属于宵1部，读平声为*[maaw]，读去声则为*[maaws]。“化”，中古晓母麻韵去声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h^wɣa]；上古属于歌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hŋ^wraals]。看起来，“芑”和“化”两字语音并不相近，它们并不是语音上的对应。

宋河振（2000：116-120）认为，【26】的“芑”字是“秬”字的误写。《地理志》中“芑”字经常跟“化”、“孝”字语音上相对应，由此，他在带[h-]声母的汉字中选出了字形上跟“芑”字最接近的汉字，即“秬”和“耗”。其中“秬”字更适合于地名词的构词。我们认为，说“芑”字是“秬”字的误写，这需要证据。“芑”与“化”、“孝”等字相通，恐怕并不是文字讹误的问题，而是上古汉语中的清鼻音声母的问题。1971年李方桂《上古音研究》一书根据泥、日、来母往往跟透、彻母相谐声，如“难：滩”、“纽：丑”、“若：愿”、“赖：獭”，并联系到苗语的清鼻音听起来很像[th]的现象，替上古汉语构拟了一整套清鼻音声母[m、n、ŋ、l]。以后，张永言《关于上古汉语的送气流音声母》（1984）一文也指出，上古汉语有[m]和[h]相通的，例如“每：悔晦海”，也有[n]和[h]相通的，例如“難：漢”，还有[ŋ]和[h]相通的，例如“午：許”，这些都应该是清鼻音声母。在他所举的例子当中，正有“毛：秬”一例。而从《集韵》看，“秬”字既有明母豪韵去声（莫报切）一读，又有晓母豪韵去声（虚到切）一读，也正表明“毛”声字的声母是[m]。这样的话，“芑”字读成[h]而与“化”相通也就不奇怪了，所以“芑”和“化”两字还是语音上的对应。

由【26】的匣母归见母这一现象，我们可以说，这是新罗汉字音中的语音现象，而这一现象的来源正是汉语的上古音。

8. 上古复辅音声母问题

在上古汉语声类系统中，除了单辅音声母之外，还有大量的复辅音声母。复辅音声母指汉语一个音节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辅音声母。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研究，在汉语内部主要依靠谐声字、古代的声训、汉字的重文、文献的异文等，在汉语外部则依靠亲属语言的比较等。我们发现，在《三国史记·地理志》新罗同地异名的对应中也可以看到上古汉语复辅音的痕迹。例如：

【18】壽昌郡，壽（一作嘉）。

【21】押梁（一作督）小國。

【32】居昌郡，本居烈郡（或云居陞）。

【18】“壽昌”和“嘉昌”相对应。“壽”字中古汉语有两读，一读禅母尤韵上声字，一读禅母尤韵去声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dziu]¹⁷⁾；上古属于幽1部，有两种声调，读上声则拟音为*[djuʔ]，读去声则拟音为*[djus]。“嘉”，中古汉语见母麻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kʰɛ]；上古属于歌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kraal]。前已证明，在新罗地名里塞音不分清浊。所以我们可以说“壽”字属章母[tɕ-]。杨剑桥先生（2012）指出，从谐声字来看，章组特别跟见组联系密切。杨先生（2005：153）还指出：“章组上古读复辅音声母[klj-]等有许多证据。首先，章组字有与见组字谐声的，有的还是转换互谐的，如‘旨（章母）：耆（群母）：嗜（禅母）’；其次，现代汉语方言章组字有读[k]的，如‘止、指’，厦门话[k'i, ki]；再次，亲属语言中章组字的同源字，如‘舟’，藏文gru，缅语hle；最后*[klj-][tɕ-]这种音变在亲属语言中也多有发现。”宋兆祥（2011：74）也指出：“与牙音发生关系的章组声母在上古时期是*[Kj-]的形式。”我们认为，正因为“壽”字上古来自[klj-]，所以才能和“嘉”[kr-]字形成语音对应，新罗汉字音正好成为汉语

17) 许多音韵学家都认为汉语中古音禅母和船母应该对调，我们采用这一观点。

上古声母语音特征的证明。

【21】“押梁小國”和“押督小國”相对应。“梁”，中古汉语来母阳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ljæŋ]；上古属于阳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raŋ]。“督”，中古汉语端母沃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tuok]；上古属于觉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tuk]（白一平的上古拟音）。从中古音看，“押梁”的“梁”和“押督”的“督”很难说语音上有对应。不过，“督”字与“叔”字谐声，“叔”是中古章组书母字，它同样可能来自上古复辅音声母*[klj-]。“督”字中古声母虽然是端母，但是杨剑桥（2012：140）指出：“事实上，跟见系发生谐声关系的不止是章组，往往同时还有端组、知组，它们跟章组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来源。……上古既有*[klj-、*k'lj-、*glj-，又有*k'l-、*k'1-、*gl-，还有*klr-、*k'1r-、*glr-。后面两组分别可以演变为端组和知组。”由此可见，“督”字的上古声母可能是*[kl-]，正因为如此，所以能与“梁”字*[raŋ]形成语音对应。“督”字的上古音潘悟云先生构拟为*[k-luug]，可能也是根据章组与见组的谐声关系，现在《地理志》地名的新罗汉字音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证据。

【32】“居烈”和“居陞”相对应。在一般人看来，这也应该是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痕迹。因为“烈”，中古汉语来母薛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ljiet]；上古属于月2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red]。“陞”，中古汉语定母歌韵字，把它构拟成中古汉语就是[da]；上古属于歌1部，把它构拟成上古汉语就是*[daal]。“烈”与“陞”对应，那么“陞”就应该是复辅音声母*[dr-]。我们认为，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潘悟云先生说，中古汉语一部分定母来源于上古的[l-]（见第七章），那么“陞”字的上古音就应该是[laal]。这样的话，“烈”和“陞”就是语音相近了，它们确实是语音对应。潘悟云先生主要是从汉语的例子来推论一部分定母来源于[l-]，那么现在可以说，【32】的新罗汉字音也是一个证据。

由此可见，【18】表现了章组字上古读复辅音声母[klj-]的痕迹；【21】表现了端组字上古读复辅音声母[kl-]的痕迹；【32】则表现了汉语一部分定母字的上古声母为[l-]。

	知母	[t̚-]	*[t-]
	彻母	[tʰ-]	*[t-]
	澄母	[d̚-]	*[t-]
齿音	清母	[tʃh-]	(*[s-])
	从母	[dz-]	(*[s-])
	心母	[s-]	*[s-]
	章母	[tʃ-]	*[k-]
	昌母	[tʃh-]	(*[s-])
	书母	[ç-]	(*[s-])
	山母	[ʃ-]	(*[s-])
	禅母	[z-]	(*[s-])
牙音	见母	[k-]	*[k-]
	溪母	[kh-]	*[k-]
	群母	[g-]	*[k-]
喉音	影母	[ʔ-]	*[k-]
	晓母	[x-]	*[k-]
	匣母	[ɣ-]	*[k-]
	以母	[j-]	*[l-]
舌齿音	来母	[l-]	*[l-]
	日母	[ʈu-]	*[n-]

三、新罗汉字音所反映的汉语上古音特征：

- 1) 古无轻唇音：新罗汉字音不分重唇和轻唇；
- 2) 古无舌头舌上之分：新罗汉字音知组声母归入端组声母；
- 3) 上古娘日二纽归泥：新罗汉字音日母归入泥母；
- 4) 上古晓、匣二纽归入见纽：新罗汉字音晓、匣二母归入见母；
- 5) 喻四字跟见母合流：在新罗汉字音喉音声母中的以母与见母对应；
- 6) 上古影、见二母喉牙音声转：新罗汉字音影母归入见母；
- 7) 一部分定母来源于[l-]：新罗汉字音中一部分定母上古读*[l-]；
- 8) 上古有复辅音声母：①新罗汉字音章母与见母相对应，可见章组上古读复辅音声母[klj-]；②新罗汉字音端母与来母相对应，可见一部分端母上古读复辅音声母[kl-]。

总而言之，我们通过《三国史记·地理志》中的新罗同地异名的分析，一方

面全面地归纳出新罗汉字音的语音系统；另一方面又从新罗汉字音中发现了汉语上古音的许多特征。遗憾的是，在新罗的同地异名中韵母的对应较混乱，无法进行介音和韵腹的分析。我们期待能够发现更多的韩汉音材料，能有更好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把韩国汉字音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 參考文獻 >

- 삼국사기, 김부식 撰, 정덕본(正德本), 1145.
- 삼국사기, 김부식 撰, 이병도 译, 을지문화사, 2009.
- 동국정운, 건국대학교출판부, 영인본(影印本), 1995 (1447) .
- 新校互注宋本广韵, 余迺永校注,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나까지마 히로미, 《고대국어 지명어의 국어학적 연구 -한·일 지명어 비교를 중심으로》, 조선대학교대학원박사학위논문, 2011.
- 송하진, 《고대지명어 연구》, 전남대학교대학교출판부, 2000.
- 이기문, 《신정판 국어사개설》, 태학사, 2004.
- 엄익상, 《한국한자음 중국식으로 다시 보기》, 한국문화사, 2015.
- 정광, 《삼국시대 한반도의 언어 연구 - 고구려어의 역사 비교 언어학적 연구를 중심으로》, 박문사, 2012.
- 최남희, 《고대국어표기한자음연구》, 박이정, 1999.
- 李新魁, 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 学术研究, (02), 1963, pp.92-102.
- 潘悟云, 喉音考, 民族语文, (05), 1997, pp.10-24.
- 潘悟云, 汉语历史音韵学,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 宋兆祥, 中上古汉朝语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
- 杨剑桥, 汉语现代音韵学(修订本),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 杨剑桥, 汉语音韵学讲义,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 杨剑桥, 枫窗语文萃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 张士东, 从高句丽语看高句丽与周边民族关系, 长春: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
- 张永言, 关于上古汉语的送气流音声母, 见: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 音韵学研究(第一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pp.253-258.
- 郑张尚芳, 上古音系,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3.

< Abstract >

A Phonological Study of Silla's Place Names:
With a Focus on Initial Consonants and Syllable Codas

Lee, Hye-kang

Sino-Korea phonetic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is the main source of modern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Korean language. If we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diachronicity of sino-Korea phonetic, whether it is Sino-Korea phonetic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or of the modern period, we can not reasonably explain its phenomenon.

The Samguksagi(1145) is the oldest extant history book in Korea. The chapter "Jiriji" is its geography section, which recorded large number of ancient names of Goguryeo, Baekje, Silla and newly changed Chinese style names of Unified Silla period and Kingdom of Goryeo. Place nam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 life, so it has conservatism. From a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jiriji retains the last vestiges of ancient languag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Some of place name in Jiriji has another place name i.e. synonyms, which is inscribed in small letters behind the "yiyun(一云)", "houyun(或云)", "yizuo(一作)". These place names are used by people who lived in the same area and in the same period. Some of them are recorded with using Sino-Korea phonetic, but others are recorded with using the Korean translation of a Chinese character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in these synonyms, we can not only see the phonetic features of the native word in ancient Korean language, but also can see the phonetic features the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nalysed the phonetic features of these synonyms with the Character-Loan Spelling materials in Samguksagi Jiriji which recorded the

place names of Silla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we mainly analysed the initial systems in Sino-Korea phonetic of Silla in the Three Kingdoms.

Key Words: Samguksagi Jiriji, the Place Names, pronunciation in Samguksagi Jiriji, pronunciation in Silla, initials, reconstruct phoneme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7. 04. 30.	2017. 05. 30.	2017. 06. 07.	2017. 06. 15.	2017. 06. 30.